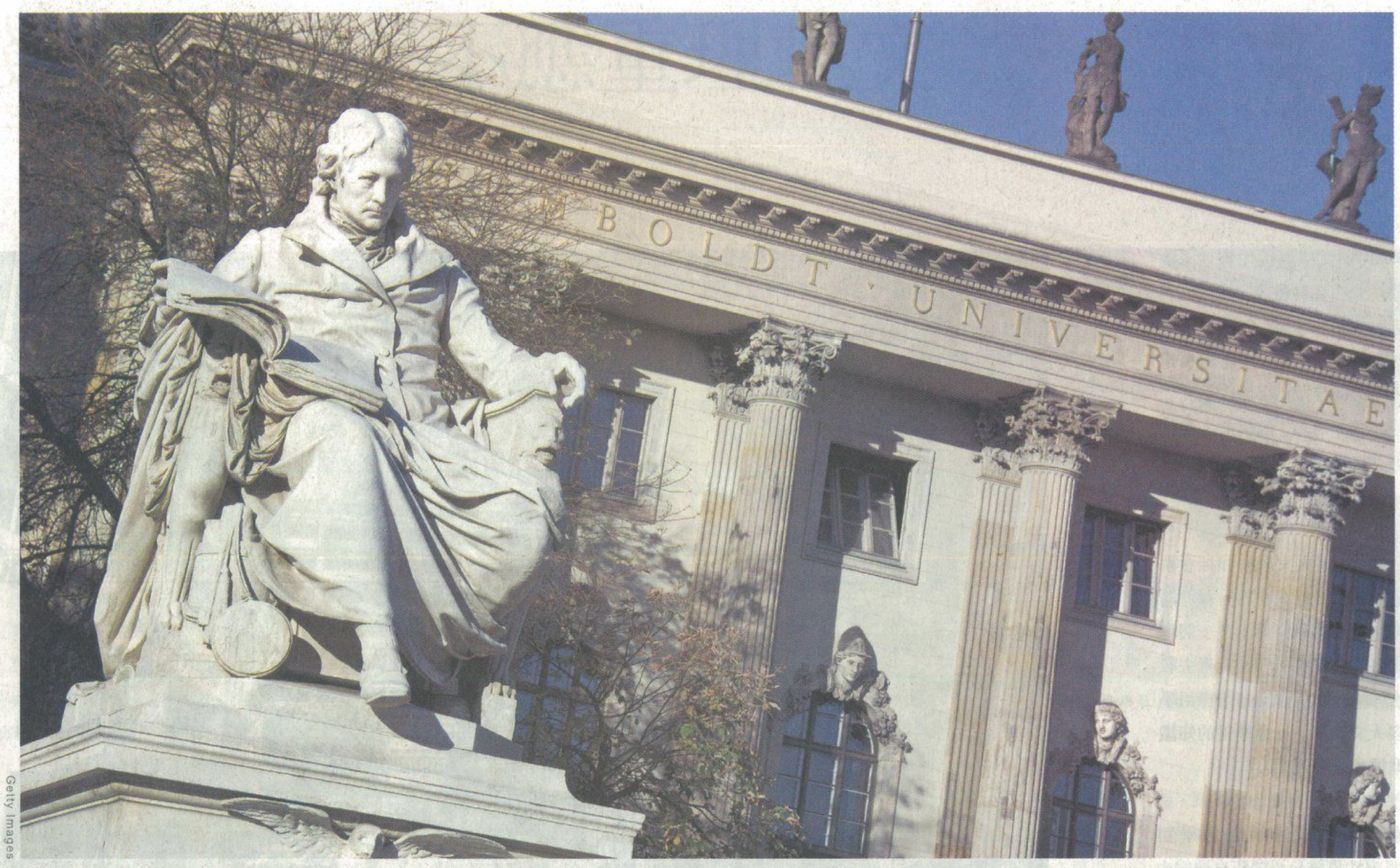
香港01周報 2019年8月5日



Getty Images

德國教育家洪堡認為，大學教育不應為特定職業而設計，應推廣人文教育，助學生培養獨立求知的能力。

STEM強勢下

人文學科價值何在

當今社會，我們重視的幾乎都是大數據和「STEM」—— 即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數學（Mathematics）方面的學問及其相關的科技應用。亦有人形容：「STEM是莖，無根，缺乏人文學科觀點的思考基礎，STEM學習也是過眼雲煙。」

世界各地均存在對人文學科的質疑，由美國參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前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到企業家蓋茨（Bill Gates）都有過「人文學科無用」論。中國正致力於打造世界一流的理工院校；英國的STEM學科與人文學科亦呈此消彼長之勢，參加英語和藝術專業入學試的人數在2013至2018年間分別下跌兩成及一成五。

近年，隨着「重理輕文」的趨勢，社會意識到我們或將失去解釋和改變世界，以及提升自我的關鍵途徑。當教育過於側重可以量化的STEM時，學生的好奇心、創造力和同理心會否下降？而我們會否更看見人文學科的價值？

羅保熙

過去十年來，香港和許多歐美國家一樣大幅削減大學人文學科的學額及經費。歐洲自1999年開始實行的「博洛尼亞進程」（Bologna process），更是全面將就業和應用作為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放棄了由德國教育改革家洪堡（Friedrich Wilhelm von Humboldt）所推崇的以自由研究為依歸的古典大學理念。

從美國人文學科的發展，我們或許可以進一步了解這個發展趨勢。美國東北大學歷史學助理教授Ben Schmidt曾在《大西洋》雜誌指出，人文學科自1955年起大概可分為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為1955至1985年，隨着美國各地的師範學校轉型為綜合性大學，大批學生湧入了英語和歷史學專業，這是人文學科的發展高峰期。唯獨上世紀七十年代因國家經濟萎靡而放緩了高等教育發展，人文學科在這段時間亦受短暫牽連。1985至2008年是第二階段，英文、哲學、歷史學和語言學等四大人文學科在這個時期平穩發展。第三個階段就是自2008年至今，人文學科的入學率出現斷崖式下滑；美國文理科學院近期的一項研究也指出，2015年人文學科的畢業生較三年前減少了接近一成。

箇中原因是2008年發生了金融海嘯，當時美國七成大學生都背負沉重學債，同時讓大學生更關注自身的就業前景。STEM專業的薪酬遠勝人文學科，工程系畢業生的全年收入中位數為8.2萬美元（約64萬港元），人文學科畢業生則只有5.2萬美元（約41萬港元）。在經濟好景時，學生選科會以興趣為先，人文學科也較受歡迎，但經濟不景時，社會現實也會左右選科決定。

29個歐洲國家於1999年在意大利博洛尼亞提出的高等教育改革方案，目標是整合歐盟的高等教育資源，意在打通教育體制，為學生就業、交換或出國留學提供便利。

在香港，人文學科目前佔總大學報名人數約一成，非人文主修學生修讀人文學科作為通識選修或自由選修的比率一直偏低。此外，近年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人文學科的選修與報考人數持續萎縮。

在STEM教學趨勢的大環境下，近年開始有專家學者表達了對人文學科的關注，認為社會在科技上的知識技能以外，同時需要人文學科的知識涵養。早前，內地科學家賀建奎對人類胚胎基因編輯一事備受爭議，正正突顯出科研與道德倫理背道而馳所造成的威脅。

商科也是一門博雅教育

要了解人文學科的重要性，大概也可以從以商科聞名的香港恒生大學窺見一二。恒大校長何順文教授指出，創辦人何善衡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創校初期已清晰定位，以商科教育為主，為當時許多未能成功考入大學的中學生，提供接受專業教育的機會。一方面助這些學生提高競爭力，另一方面也滿足市場人力資源的現實需要。

何善衡很有遠見，雖然商科本身屬專門的學科知識和技能，學校推行的兩年制文憑課程亦希望讓學生能夠容易找到工作，學以致用。但何順文指出：「回顧歷史，當時的恒生商學書院（恒商）也並非過於職業訓練，我曾問校友當時的課程內容，原來包括了中國文化、書法、歷史、法律，甚至經濟與公共事務，並非只有純商科課程內容。」這反映了近四十年前，恒商經已有類似通識、跨學科的概念，補充其他學科的基礎知識。

書院其後經歷了2000年代的轉型，從商業管理文憑課程慢慢轉變成預科和副學士課程。副學士階段接着轉型成為恒生管理學院，再獲政府批准頒授四年制學位課程；重視人文學科的做法依然得以保留。

直至2014年，何順文成為恒生管理學院校長，他明白若學院未來要發展成一所私立大學，最核心的元素是文科和理科，不能只有商科。因此在上任初期，何順文已經將院校定位，這是其他大學較難做到的，「第一是私立自主的，第二是『博雅＋專業』的模式，我們強調的是以博雅教育為主導，大學奉行博雅管理理念（management as a liberal art）。」

他強調：「我們很注重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文科必然包含文史哲及社會科學。我們同時把商科看作是博雅教育的學科而不是一門專業學科，會運用很多人文學科的知識元素去教授商業管理。」他解釋，商科作為一門應用學科，需要運用很多人文學科、社會學科的知識在商業社會和商業機構之中。

「博雅教育有多個重點，一是訓練學生critical thinking（明辨性思維）；二是creativity（創新）；三是溝通合作技巧；四是human caring（人文關懷）；最後便是社會責任。」何順文補充：「目前，恒大透過非常完整的通識課程和大學共同核心課程，確保學生學習的不只是專業知識。加上校內和校外的活動，我們確保學生在這五個範疇的能力得以提升。」他認為人文學科包括哲學、文化、歷史的教育，能讓學生了解到什麼令自己感到最開心，發揮自身的潛能，從而產生滿足感，並且對社會和其他人有助益。

不懂審美的大學教育沒意義

恒大的教育方針和目標，就是無論如何要讓學生在人文學科方面掌握一定基礎，令他們明白理科和科技本身有其限制，要和人文學科共融共濟，才能成為一個全面的人。他表示：「人文學科很有用，甚至很多時比其他實用的學科更為有用。尤其是在通用的技巧如思考、寫作和溝通上，也包括一些軟技能，如人際能力、同理心、人文關懷。」他認為透過歷史、文學、音樂藝術，能夠培養人文素質，引發更多關注和投入。

對於政府投放大量資源在STEM和科技教育，人文學科卻變得「可有可無」，何順文表示憂慮，同時認為今天部份科學出身的大學校長也未必了解到人文學科的重要性。他以美國的研究數據指出，不少人擔心人文學科畢業生的入息較低和求職機會較少，其實到了55歲是收入高峰期，人文學科和其他學科的收入差異較小，甚至更有優勢。他解釋：「不少人文學科畢業生擁有較高的文字能力、思考能力、應對及創新的能力。雖然這不是什麼專業學識，但長遠而言，事業發展到一定位置，可見其功效，而且來得比其他如金融、工程、科技等知識更為有用。」

人文學科要求學生對可疑和權威的言論作出挑戰，特別是對於有關人類的切身議題如人生、宗教和價值觀等問題。此學科提供思考發揮空間，而不是盲目信服權威或片面的科學數據。

龔嘉盛攝

以商管聞名的恒生大學重視人文學科發展，校方定位「博雅＋專業」為教育方針。

為進一步朝向博雅教育發展，何順文正為大學籌備「一人一戲劇」計劃，冀學生在四年大學生涯中完成一門戲劇選修科。他表示：「透過一班同學合作做一齣話劇，分別擔當演員、服裝、導演、舞台、燈光等角色，可以訓練學生的合作性、創新和表達能力。」課程要求學生充分發揮團隊合作精神，各人都需要分工合作、互相磨合，從中找出自己的志趣，完成課程後，同學更會分享自己的經驗。

何順文推崇戲劇，除了因為它能發揚人性的光輝、宣揚善有善報、有波折崎嶇但最終仍能克服等樂觀正面信息，也因為它本身很特別，「它是文學中最不沉悶的部份，能夠讓人親力親為參與其中。不但提供很多創作機會，而且可以表達意見，特別是探討人類的偽善及是非對錯。」同學在不同崗位做好本份，將故事呈現給觀眾，亦是難得的經驗。

何順文認為學會欣賞這些藝術能夠改變人的性情，引發人的思考，從而產生同理心，當然審美觀也相當重要。他強調：「一個大學生能力再好、職位再高，若不懂審美、溝通合作或同理心，這樣的教育也沒有意思，亦違反了高等教育，特別是博雅教育的精神。」

文科生長遠或更見優勢

恒大重視人文學科的做法其實並不孤單，即便是全球頂尖STEM教育學府麻省理工學院（MIT），今天依然認為藝術和人文學科是該校的基本要素。該校歷史學教授Deborah Fitzgeraldd表示，學校的使命是讓學生為解決世上最具挑戰性的問題做好準備，雖然這確實需要科學知識和技能，但並不局限於實驗室。她認為貧困、氣候變化和疾病等挑戰與人類現實生活更為密切相關。該校所有本科生都得花

龔嘉盛攝

恒大校長何順文強調人文學科的重要性，認為大學生若不懂溝通，沒有同理心，有違博雅教育的精神。

時間修讀文學、歷史和音樂等科目，佔整體課程的四分一。Fitzgerald強調，學習這些科目有助學生增加歷史和文化知識，並培養溝通技巧，使他們能夠傾聽別人的想法，並作出判斷。從該校的一眾畢業生，包括醫生、工程師和企業家等，都證明跨學科研修的有益性，進修歷史、文學和哲學課程，對於培養他們的同理心和批判性思維至關重要。

美國高校聯合會（AAC&U）近期一項對商業領袖的調查也印證了這一點，大多數僱主更關注畢業生的創造力、團隊合作和溝通技巧，而不是他們在特定領域的知識。在迅速全球化和經濟變革的時代，發展這些跨學科領域能力尤其重要。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理學院高級助理院長Gerald Greenberg說，忽略人文學科對大學而言是危險的。他認為通過學習人文學科，人們有機會更好地了解自己和別人，更好地理解和解決複雜的道德問題。他強調，STEM固然很有用，但人文學科提供了另一種觀察問題的方式，在考慮不同的意見和想法時作出更好的決策。當領導者和決策者具備多方面的知識及了解多元化的想法，可望將企業和政府管理得更好，並在遇到困難時作出適當反應。

科技與人文缺一不可

誠然，隨着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教育必須追上時代是無可厚非的。校方最近也鼓勵所有註冊學科和共同核心課程引入創新科技元素，包括AI、Cloud、Big Data等，他認為學生即使不一定有專業水平，至少也要學懂應用。他重申：「重要的是了解到科技的限制，對就業、創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何影響，比如是否令人更疏離或侵犯私隱等。」何順文指出，不應將資源、制度、政策過度集中在這些方面。因為創新科技若沒有人文社科的知識背景，所發揮的威力有限，甚或倒行逆施，反過來威脅到人類。

在全球化、AI風行、氣候暖化、政經危機的大時代，人文學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何順文認為，人文學科能夠讓我們認清自己和接受自己，避免失去自我和自信，喪失想像力和思考能力，受人牽制。政府及科技領袖同樣不能欠缺人文視野、素養和關懷。

「科學求真求知，人文求善求美」，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很多成功的科技專家都受過人文學科的薰陶和啟發。人文學科的學習探究與包容精神，正正是解決很多社會問題的本源，最理想是人文與STEM並重，而不是偏向其一。

今天的世界充滿各式各樣的紛爭和挑戰，如果社會上每個人的技能、專長、判斷力、表達力、人格和品德的發展有所缺失，那麼便很容易出現問題。因此，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平衡的教育制度，讓學生在思想上更臻完善，無所畏懼。只有這樣做，我們才能培養出一班新世代，能有效地解決氣候變化、經濟不平等、種族衝突等讓世界兩極化的問題。